



尹湛纳希故乡访问记

曹都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K825. 6  
480

鄉	尹
---	---

訪	湛
---	---

問	納
---	---

取	希
---	---


---

故
---

责任编辑：徐学文

封面设计：包小兰

## 尹湛纳希故乡访问记

曹都著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8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ISBN 7—5311—0618—3/I·39(压膜) 定价：1.50元

# 目 录

## 尹湛纳希故乡访问记

引言.....	1
第一次访问.....	4
第二次访问.....	40
第三次访问.....	53
第四次访问.....	69
第五次访问.....	74
结束语.....	85

## 尹湛纳希纪念馆开馆典礼资料选

一、周孝成同志在尹湛纳希纪念馆 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87
二、胡国庆同志在尹湛纳希纪念馆开馆 典礼上的讲话.....	91
三、额尔敦陶克陶同志在尹湛纳希 纪念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94
四、宝音巴图同志在尹湛纳希纪念馆 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97

五、领导和学者给尹湛纳希纪念馆的题词.....	99
六、各地给尹湛纳希纪念馆开馆典礼上的贺信贺电.....	102
七、各地给尹湛纳希纪念馆赠送的礼品.....	104
八、参加开馆典礼的人员名单.....	105
附录：	
任重道远莫下鞍.....	113

——读《青史演义》汉译本

## 引 言

我生长在偏僻闭塞的巴林草原边陲。那时候，在我的家乡，识字的人寥若晨星，书当然更不会多。我在私立学校读了两年书，当时除了几本教材，就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了。

一九三九年冬，我到开鲁投考中学，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开鲁当时是伙满兴安西省的首府，所谓“六旗二县的中心”，城市虽然不大，但颇有些文化气息，有书店、文化馆、印刷厂，这些对我来说算是开阔了眼界，让我知道了不少新鲜事物。我购买了尹湛纳希的石印版《一层楼》和《泣红亭》。这样新鲜有趣的蒙文小说，我是第一次读到，当时的心情不是怕读不完，而是怕一下子读完了没有可再读的。这两部长篇小说真是引人入胜，余味无穷，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启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对该书作者的深深崇敬。嗣后，开鲁蒙文学会又用石印版出版了尹湛纳希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没有前两部小说里那些能够吸引青少年的爱情故事。但是它的序言里包含着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正吻合了当时受着殖民地教育，对腐朽的封建王公制度深怀不满的广大蒙族青年的口味；他们称尹湛纳希为尹夫子，

认为他是蒙古族的孔子，是圣贤。

在那时，我很想了解尹湛纳希的身世，只因为生活圈子狭窄，无处探求。

日本投降后，家乡得到解放，我参加了革命，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开拓了广阔前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我参加热河地区的土地改革。当时我们工作组有一名从阜新县来的色布格札布同志，他的年龄比我大，颇有些阅历。有一天，我向他问及尹湛纳希的情况，他胸有成竹地告诉我：“尹湛纳希姓宝，土默特中旗协理台吉的儿子，有文才，蒙古族大作家。清朝末年死去，家还在，解放前我去过，已经成了破落户，八间瓦房作了烧锅（酿酒）厂……”老色给我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我在赤峰蒙古族中学工作时期，经常向阜新、北票、朝阳一带的学生和群众打听尹湛纳希家乡的情况。据说尹湛纳希的文学遗产还可以搜集到，但是一直没有动手。当时，我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很不深刻，具体表现在对时间上不够抓紧。

一九五六年春，我调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七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十周年大庆，出版社献礼书里有尹湛纳希的三部小说，让我担任了整理校勘《一层楼》、《泣红亭》的责任编辑。额尔敦陶克陶同志当时是出版社的社长，虽然平时不担任编辑任务，因为出版尹湛纳希作品是一项特殊任务，他也担当了为《青史演义》写序言的任务，可他也和我一样，苦于资料不足，连尹湛纳

希的生平简介也写不出来；因此，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尹湛纳希的生平事迹就成了一项迫切任务。

一九五六年十月末，额社长带领我去辽宁省北票县访问尹湛纳希的故乡。我们是十月二十八出发，十二月初回来，历时一个多月，这是第一次访问。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访问了五次。

这本书，便是根据我每次访问的日记整理的“访问记”，我们的见闻大都包括在里面。对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见闻，我附记了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毫无疑问，我的这个《访问记》中所叙未必完整，也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对此只望读者予以补充和纠正。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额尔敦陶克陶同志在第一次访问时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九五七年第二次访问时已调任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文革”以后任内蒙古蒙语办副主任。但我在记述过程中便于统一起见，一律称“额主任”了，望读者见谅。



## 第一次访问

(一九五六年)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

经过几天的准备，今晚终于乘火车出发，在途中额主任对我说：“这次出访我是人地两生，全靠你这个‘尹湛纳希通’了。”我说：“我只不过给您做一名不称职的向导而已，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北票，只是前些年通过别人打听到了一些情况。说起熟人，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学生倒有一些，这次能不能找到一些人来帮我们的忙，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事先没有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

过了张家口我才发现，我把近视镜忘在家里，看窗外景物总是模糊不清，真有点着急。额主任说：“下午你去配眼镜，我办点公事，我们明天晚上就动身去东北，时间有限，在北京不能耽搁多时。”

我们住在什锦花园的内蒙古办事处。下午我去上街配眼镜，额主任去科学院语文研究所。

晚上我去额主任房间。我们出版社的常驻北京参加《毛选》翻译的毕西勒图主任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讲关于苏联大马戏团的演出情况。他说，真有

几项“绝技”，你们值得一看。额主任说，“我们不看了，家里很忙，我是硬着头皮出来的，要快点赶回去。”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上午去民族出版社，见了李洪范、哈斯格尔勒等同志。我看额主任同李社长谈论关于出版业务很投机，趁这个空儿，我去看望阿拉坦巴干同志，我觉得他是一个用蒙语讲解俄文文法颇有造诣的人了。

下午我们去前门车站排队买票。当时的前门站条件很差，杂沓、喧嚣、拥挤；但是我们下定了决心，非要买上票不可。我瞧见在门口有卖报纸的，我去买了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那份报上恰好登有蒙古族大作家蒲松龄的画像。说是这张画是最近在山东省聊城发现的。我们十分珍视这条消息，因而联想到尹湛纳希家乡会不会有画像？没有怎么办？这次出访工作可以说是从北京前门站开始的，“画像”成了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课题了。

我们没有买上今晚的票，只好明天乘坐去锦州的火车，又误了一天，有啥办法呢？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

上午我们去国子监民族出版社职工宿舍，额主任看望在那里艰苦工作多年的《毛选》翻译人员，那顺巴图同志还生着病，他们见了机关首长来慰问，当然很高兴。

下午五点多钟上车去东北。

十一月一日 星期四 晴

在额主任车厢里研究了这次的工作方法和步骤。我心里很空虚，想到北票一带虽有些熟人，但没有事先打过招呼，假若得不到知情人的帮助，采访工作那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

中午时分在锦州换乘了锦承线火车，下午两点到了金岭寺车站。去北票的小火车还要等两小时，于是，在一家小饭馆吃一碗杂面面条，看来东北今年歉收，粮食困难。

从金岭寺上车，在车上意外地见到了赤峰蒙中的一个学生；他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北票一带的地理情况，还满口答应给我们帮忙。他说：“北票一带到处都有内蒙古自治学院和赤峰蒙中的同学，大家都会给你帮忙的。”我听了感到放心。

北票是东北三大煤都之一，但那时候的房间、马路，又小又窄，全是黑乎乎的。我们住的那家小旅店算是全城最好的，各饭馆几乎只卖一种牛肉炖菜和九〇粉馒头。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五 阴

下午去北票县政府，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二层小楼，我们进传达室交了介绍信，在门口阳台下等候。不一会儿出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姓俞?)是县政府秘书科长，他见面就说：

“内蒙客人，失迎，为什么事先不打了个招呼，好让我们接站呀。俺，去下府，对，不必开介绍，我告诉白凤翔就是啦，他是区长，书记，蒙族同志。那么就这样吧，对不起，现在开会，俺，开会。”他指了一下黑板上写的密密麻麻的粉笔字，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告辞走了。

十一月三日 星期六 阴

我们没有照相设备，我去一家照相馆请了一位摄影师，他答应陪我们去下府代为照相，我们约定他现在不必动身，等我们到那儿以后，根据工作进展情况给他去信，通知他去时再去。

下午雇了一辆毛驴车去下府乡，走了二十几华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惠宁寺天已黑了，我们走进离区政府不远的一个小胡同时，一个披大衣的人佝偻着身子过来问我们：

“从哪儿来，贵姓？”

“从北票来，我姓额。”额主任答话。

“啊！是不是内蒙客人？”我们说是从内蒙来的。他说：“我叫白凤翔，县里已经通知了。”白区长他把我们引到一个院子里落脚。

“县里说要好好招待你们，但条件很差，没有办法，对付几天就是了。”他说。

院里三间瓦房，房东是个独身，叫白喇嘛。额主任我俩住东间，白喇嘛住西间，外间厨房，他在合作社里积肥。他说今年才四十一岁，头发是少白

头。额主任开玩笑说，那我应当叫你大哥了。此人办事认真，干净利索，对我们的工作给了许多方便——不误饭，我们没来他就把饭菜煨在大锅里，出去劳动。吃的是小米干饭，豆腐白菜，很有味道，一天按三角五分收费。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晴

上午白凤翔区长把文教委员马天柱领来介绍给我们：

“老马是老忠信府，熟悉本地情况，他是区里的文教委员，又是本行，可以给你们当个向导，老马解决不了的问题，尽管找我，我解决不了的找县里、省里都可以，要注意安全。我有时间来看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提出来，不要客气，我们尽量想办法。”白区长嘱咐一番就走了，说他要去看县里开会。

我们住在惠宁寺，这就是下府。下府西边五华里处是忠信府，即尹湛纳希的家。再往西走五华里处是上府，便是尹湛纳希的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那里的“三太庙”还在，石雕栏杆和柱子上刻着整齐美观的蒙文字，这是研究蒙古文字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三太庙”是尹湛纳希祖先的太庙，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影堂”。从地理环境来说，上府、忠信府、下府处在一条从西到东的线上，三府北面横亘着一条山冈，叫道木图山，尹氏兄弟的诗文里对此山都有描写。三府前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凌

河，从西往东流去。三府东面二华里处是牯牛河，这是北票朝阳一带的主要河流。看来，尹氏祖先是选择了一个依山傍水，很有气派的好地方居住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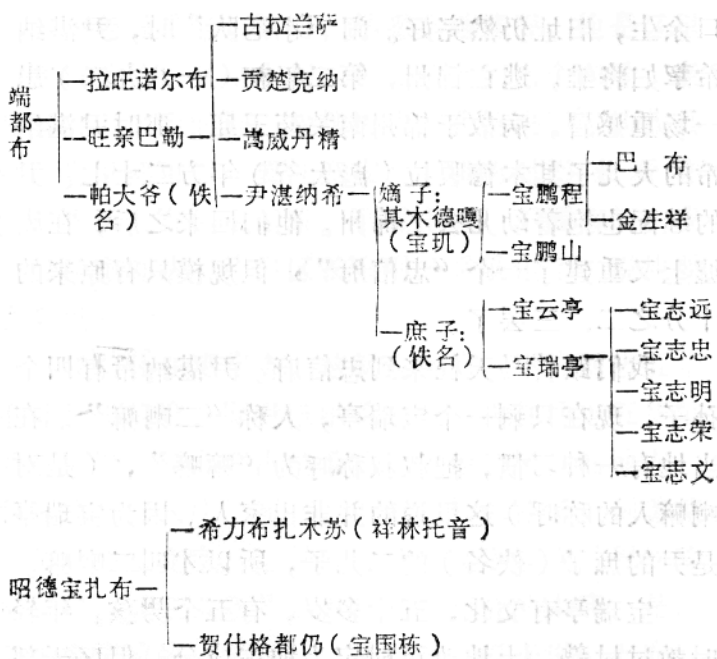
忠信府在清朝年代是协理台吉衙门，旺亲巴勒是忠信府的主人。实际上，忠信府就是一个地主庄园。旺亲巴勒的父亲拉旺诺尔布时代又分出一个诚信府，这样两府并列，犹如《红楼梦》的荣宁两府。“小毫队”火烧忠信府时，诚信府免遭浩劫虎口余生，旧址仍然完好。闹“小毫队”时，尹湛纳希挈妇将雏，逃亡锦州，第二年初（一八九二）患一场重感冒，病故于锦州南关药王庙。那时尹湛纳希的大儿子其木德嘎拉（彪大爷）年方二十七。尹的继配也抱着幼儿去了锦州。他们回来之后，在废墟上又重建了一个“忠信府”，但规模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罢了。

我们跟着马天柱来到忠信府。尹湛纳希有四个孙子，现在只剩一个宝瑞亭，人称“二喇嘛”。在当地有一种习惯，把叔叔称呼为“嘛嘛”，（是对喇嘛人的称呼）这里说的并非出家人。因为宝瑞亭是尹的庶子（佚名）的二儿子，所以才叫二喇嘛。

宝瑞亭有文化，五十多岁，有五个男孩，年轻时教过村塾。土地改革时定为地主成分。但区干部说，他是一个徒负虚名的破落地主。因为康德四年“和解”以后，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康德”是伪满州国的年号，“四年”就是一九三七年。那年日本人

对蒙古王公贵族实行夺权，用和平方式说服王公贵族交权交土地，乡下人把它称为“和解”。伪满时期的那个所谓专为资助蒙族教育事业的“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就是从上交了的王公地租中拨出的部分资金来成立的。

经过老马的一番介绍后宝瑞亭很高兴，他愿意把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如实地告诉我们。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致了解到从尹湛纳希上下六代的家族系统：



宝瑞亭是个严肃认真的人，记忆清晰，知识丰富，说话稳重，是一位难得的尹氏后代，如果此人不在，我们了解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我把谈论的情况用问答方式整理在下面：

问：“七爷兄弟几个？”

答：我祖父兄弟八个；大爷爷叫古拉兰萨，二爷爷叫苏丹达呢，三爷爷叫牟呢雅属，四爷爷叫牟呢鲁克，五爷爷叫贡纳楚克，六爷爷叫嵩威丹精，七爷爷叫尹湛纳希，八爷爷叫鲁贡仲乃。除了大、五、六、七、四位爷爷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幼年夭折。”

问：“这四位爷爷当中谁任过官职？”

答：“大、五、六爷爷继承了太爷爷的协理台吉职务，前两位时间不长，他们三十出头就死了，数六爷任协理职务时间长，但没有什么实权，叫“山主台吉”，只能管理几百户，旗里没有职务。封建爵位是世袭的，从广义上讲，七爷也算一个台吉，是一个影子爵位，所以七爷在他的书里往往写个‘台吉尹湛纳希’，就是这个缘故。”

问：“请你说说关于你太爷的一些情况好吗？”

答：“我家是世袭的封建家族，我算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明朝万历四十七、八年在我们的祖先嘎拉图诺颜的带领下从呼和浩特移住此地，先建立王府，即现在的惠宁寺。我太爷爷叫旺亲巴勒，汉名宝荆山，是个文武兼备的人，他是本旗协理台吉，管军队。他开始撰写《青史演义》，刚写到第八回就发生鸦片战争，他奉朝廷命令带领本旗蒙古骑兵，奔赴前线，打击英国侵略者，他在战争中立了战功，荣获黄马褂，黄缰绳的奖赏。但凯旋回来



不久病故，享年五十三岁，有关太爷爷投笔从戎的事迹，在我大爷爷的诗歌和七爷爷的文章说得很详细，可以参考。我家的经济情况在太爷在世时还算不错，以后就逐渐没落下来，尤其在开发扎兰煤矿折本后就一蹶不振了。”

问：“七爷是在哪儿读书的，你知道他的有关生活和创作情况吗？”

答：“听说我的祖先很重视文化教育，开着常年的家塾，请的教师都是有名望的学者，有蒙族，有汉族，可能也有满族。汉族都是具有举人以上学衔的内地学者。我的祖先都是精通蒙汉满藏梵几种文字。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才不行了，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我哥哥嫂嫂还都懂蒙汉文，我没有学好蒙文，七爷的书看不懂，太遗憾了。七爷可能在家里读了几年，又去喀喇沁王（外祖父兼岳父）府读过书，他天资聪慧，十几岁就能文能诗。后来又去北京西城白塔寺住了几年，说是专门向牧区香客学习古代蒙古语言。也游历过苏杭地区和内蒙古各盟旗。他的书里写道：“在多伦庙会上欣赏过草原牧民的服饰。如果他没有这些体验，《青史演义》里的北部草原的故事是无法描写的。七爷究竟写过哪些书，我不太清楚。我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伯父喇嘛，他的蒙文很好，你们可以向他了解，他虽然年事大，看不见东西，但神智清醒，多少年的事也能记得。”

问：“七爷的遗著、文物，现在还有哪些？”